



悦读经典



我喜欢躺着读书，这个习惯的养成已有二十多年了，从枕边掠过的书，自然是少不了的。

十七八岁，我读师专的时候，开始了真正地读书。每到寒暑假，最惬意的事情，就是躺在故乡的火炕上看书。至于读了些什么，已经记不清了，但读书的氛围却历历在目。

夏天时，闻够了墨香，我会敞开窗子，嗅花圃搅起的一波一波的香气；冬天时，窗外的北风吹得窗纸刷刷拉拉响，我便把书页也翻得刷刷拉拉响。疲倦的时候，我会撇下书，趴在窗台看风景。窗外的园田被雪花装点得一片洁白，像是老天铺下来的一张纸。

如果说枕头是花托的话，那么书籍就是花瓣。花托只有一个，花瓣却是层层叠叠的。

枕边的夜莺

迟子建

每一本看过的书，都是一片谢了的花瓣。有的花瓣可以当作标本，作为永久的珍藏；有的则因庸常，随着风雨化作泥了。

这二十多年来，不管我的读书趣味发生了怎样的变化，有一类书始终横在我的枕畔，就像一个永不破碎的梦，那就是古诗词。夜晚，读几首喜欢的诗词，就像吃了可口的夜宵，入睡时心里暖暖的。

我最喜欢的词人，是辛弃疾。一句“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”，让我对他的词永生爱意，《稼轩集》便是百读不厌的了。屈原、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李商隐、陆游、苏轼、李清照、李煜、纳兰性德、温庭筠、黄庭坚、范仲淹，也都令我喜爱。有的时候，读到动心处，我会忍不住低声吟诵出来，好像不经过如此“咀嚼”，就愧对了这甘美至极的“食粮”似的。

我父亲最推崇的诗人，就是曹植了。因为爱极了他的《洛神赋》，我一出生，父亲就把“子建”的名字给了我。长大成人后，我不止一次读过《洛神赋》，总觉得它的辞藻过于华丽，浓艳得有点让人眼晕。直到前几年，我的个人生活遭遇变故，再读《洛神赋》，读出了一种朴素而凄清的美！洛水上的神仙仙女，惊鸿一现，顷刻间就化作烟波了。“悼良会之永绝兮，哀一逝而异乡”“恨人神之殊兮”，这才是曹植最想表达的。他以短短一曲《洛神赋》，写出了爱情的短暂、圣洁、美好，写出了世事的无常。我真的没有想到，曹植在诗中所描述的一切，正是我此刻的感悟，原来父亲早就知道，幻影才是永恒的啊！所以现在读《洛神赋》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！

中国的古典诗词，意境优美，禅意深厚，能够开启心智。当你愤慨于生活中种种的不公，却又无可奈何时，读一读黄庭坚的“贤愚千载知谁是？满眼蓬蒿共一丘”，你就会获得解脱。而当你意志消沉、黯然神伤时，读一读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和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，你就会觉得所有的不快都是过眼云烟。

这些伟大的诗人，之所以能写出流传千古的词句，在于他们有着对黑暗永不妥协的精神。他们高洁的灵魂，使个人的不幸得到了升华。杜甫评价李白时，曾满怀怜惜和愤懑地写道：“敏捷诗千首，飘零酒一杯”，而这是那个时代大多数诗人坎坷命运的真实写照！个人的生死，在他们眼里，不过草芥，所以他们的诗词才有着大悲悯、大哀愁，这也是我深深喜爱他们的原因。

无论是读书还是写作，我们都在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喧嚣时刻。能够保持一份清醒和独立，在阅读中去伪求真，去芜存精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我的枕畔，也曾有过名声显赫却难以卒读的书，但它们很快就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。能够留下的，是鲁迅，是《红楼梦》，是《牡丹亭》《聊斋志异》，是雨果和陀斯妥耶夫斯基，等等等等，这些人的书和作品可以一读再读。它们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变旧，它们是日出，每一次出现都是夺目的。

我常常想，我枕边的一册册古诗词，就是一只只夜莺，它们栖息在书林中，婉转地歌唱。它们清新、湿润，宛如上天撒向尘世的一场宜人的夜露。

迟子建，女，汉族，1964年2月27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北极村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一级作家，中国作协第六、七届全委会委员，中国作协第九届主席团成员，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，黑龙江省作协主席，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。1993年，获得庄重文文学奖。1996年，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。

光影润童心，大山少年把平凡拍成星光

六月童心，向阳绽放。在巍巍大别山深处，一场温暖的公益坚守已步履不停、温情绵延。自2017年起，一群退休“银发志愿者”告别安逸晚年，怀揣纯粹初心扎根安徽乡村校园，自费支教、默默耕耘，以光影为媒介、陪伴为底色，为山区留守、困境儿童补齐美育短板，为山野孩童推开一扇看见世界、奔赴远方的希望之窗，用持久温柔的善意，见证一代代山里少年的蜕变成长。

2017年，乡村少年光影社正式启航，专注乡村校园摄影美育公益教学。多年来，这支由退休摄影师、教育、文艺等工作组成的纯公益队伍，摒弃形式化、打卡式公益套路，以常态化落地课堂，让稀缺的乡村美育资源在山野扎根生长。旌阳、张红兵、董敏、张纪宏、海洋、徐宁、温跃东等四十余名志愿者接力相守，常年往返城乡教学一线，始终恪守“自愿、自费、自律”原则，全程无偿授课，交通、食宿全部自理，还自发添置教学物资，以退休后的余热深耕乡村美育沃土。

乡村小规模学校普遍存在美育师资缺口，众多留守、单亲、困境儿童长期缺乏艺术熏陶，大多性格内向怯懦、不善表达。光影课堂的落地，精准填补了乡村教育空白。团队坚守“育人先育心”理念，不追求培养专业摄影师，只为借摄影美育滋养童心、治愈心灵。老师们摒弃晦涩的专业理论，用通俗语言讲解光影、构图知识，不设筛选门槛、不搞内卷比拼，优先关爱自卑缺爱的特殊孩子，让美育温暖每一个小众成长的孩童。

在志愿者的悉心引导下，孩子们学会俯身观察乡土烟火，用镜头定格稻箩抱窝的母鸡、山间戏水的白鹅、村民采茶晒谷、山野晚霞春草等平凡景致，在观察与创作

中学会发现美、感知美、表达美，解锁了拥抱生活、探索世界的全新方式。团队坚守长效陪伴，即便学生升入初中，依旧持续线上线下跟进指导，践行“孩子想学，我们就一直教”的温暖承诺，筑牢孩童成长的底气与安全感。

光影流转不息，公益初心始终未改。自项目启动以来，光影社的足迹遍布肥西、庐江、金寨、霍山等多地十三所乡村学校，目前常态化落地授课的学校为霍山县单龙寺镇中心学校、霍山县东风桥小学、金寨县铁冲乡实验学校，五十台相机在一代代孩童手中传递，温暖照亮近三百名大山少年的成长之路。昔日握不稳相机、沉默胆怯的孩童，渐渐变得开朗自信、从容大方，敢于展示作品、表达心声，在光影浸润中褪去孤独、治愈自卑，读懂了乡土温度与生活热爱。不少最初受益的孩童，已然褪去稚嫩，成长为意气风发、逐梦前行的青年。

长久的美育浸润，让山野少年收获蜕变成长，也结出累累硕果。十年来，多名孩子的摄影佳作登上《中国摄影报》，先后斩获上海国际静山“青少年艺术奖”、人民摄影报“小小摄影师”奖、全国中小学生摄影比赛等级奖等多项各级荣誉。孩子们的作品先后亮相平遥国际摄影大展、丽水国际摄影节、遵义海龙屯国际文化摄影周等各大展会，2024年六一推出的《是我生长的地方》主题摄影展因真挚动人、乡土底蕴浓厚多次延期，广受好评。央视、人民日报、人民网等主流媒体持续聚焦报道，让大山孩童的才华与成长故事走出山野、被全社会看见。

面对乡村生源流动、教学迭代等现实难题，团队不断优化模式，创新打造“教学-创作-展览”完整美育闭



摄影的乐趣 闫栖/摄影

环，推行轻量化、易实操的摄影教学方式，同时实行弹性参与机制，让老年志愿者各司其职、互助协作，搭建起稳定长效的乡村美育体系。这场经年累月的公益坚守，亦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温暖治愈。志愿者以余热赴山海，填补乡村美育短板；而孩子们纯粹的笑容与质朴的成长，也丰盈了志愿者的退休时光，让每一份坚守皆有温度、皆有回响。

经年光影传暖意，初心如炬向未来。如今，乡村少年光影社仍扎根大别山腹地校园持续深耕。未来，团队将持续拓展教学点位，优化课程体系，常态化开展乡土主题创作与展览，让更多大山少年的光影作品，成长故事被看见、被铭记。据《安徽画报》文字/吴承江